

72058
=3



呂氏春秋卷第十三

有始覽第一

名類 去尤 聽言 謹聽



諭大 此卷闕一篇疑季冬紀序意篇當冠於此覽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 始初也天陽也

以生萬物地陰也實而天地合和生之大經也

能受故塞以成形兆也 以寒以暑日月晝夜知之 知猶以殊形殊能異宜說

之形能各有所施 夫物合而成離而生 知合知成知

離知生則天地平矣 合和也 平也者皆當察其情處

其形一作平也者皆察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

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險阻曰塞有水曰藪風有八等水

有九川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氏鈞平也

其星口鈞天角亢氏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

建卯木之中也木色青故曰蒼天房心東北曰變天

其星箕斗牽牛物向北水之季陰氣所盡陽氣所始萬

室一名祈木之津燕之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虛危營

北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北金之季也將即太陰

方名豕韋衛之分野奎婁西野西方曰顯天其星胃昂畢

西方八月建酉金之中也金色白故曰西南曰朱天

其星觜雋參東井西南火之季九為少陽故曰朱天

東井南方宿一名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南方

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曰炎上故曰炎天輿鬼南方

東南曰陽天其星張翼軫純乾用事故曰陽天張翼

軫北方宿張翼周之分野翼何謂九州河漢之間為豫

州周也河在北漢在兩河之間為冀州晉也東至清

西河濟之間為兗州衛也濟經其南東方為青州齊

也泗上為徐州魯也泗水東南為揚州越也南方為

荊州楚也西方為雍州秦也北方為幽州燕也何謂

九山會稽太山在今會稽郡太山王屋首山

太華王屋在河南河東垣縣東北所隱太華在弘農華陰

縣是為岐山大行羊腸孟門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

河內野王縣北羊腸何謂九塞大汾冥阨荆阮方城

其山盤紆譬如羊腸皆在楚魯定四年殺井

大汾處未開冥阨皆在楚魯定四年殺井

吳伐楚楚左司馬請直轅冥阨以擊吳人者也

涇令疵句注居庸殺在弘農城池縣西井涇在常山

句注在鴈門居庸在上谷何謂九藪澤無水曰藪

越之具區越之區在吳楚之雲夢秦之陽華

陽華在鳳翔或晉之大陸魏獻子所居猶梁之圃田

圃田在華陰西宋之孟諸孟諸在梁國齊之海隅

之鉅鹿廣阿也燕之大昭原昭今太何謂八風東北曰

炎風生一曰融風東方曰滔風震氣所生一東南曰

熏風所生一曰清明風南方曰巨風離氣所生一

自南西南曰凄風坤氣所生一曰涼風西方曰颼風兌氣所生一

風西北曰厲風乾氣所生一曰周風北方曰寒風坎氣所生一

何謂六川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河出崑崙東北

至遼東之西南入海黑水出崑崙西北障自塞北東流直

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子午為經亦西為緯水道八

十里受水者亦八千里通谷六名川六百陸注三千

小水萬數陸無水水盛凡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

萬七千里南北亦五億有九萬七千里海東西長南

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樞不移極星辰星也語曰譬如

之故曰冬至日行遠道周行四極命曰玄明遠道外

不移夏至日行近道乃參于上當樞之下無

書夜近道內道也乃參倍于上下曰高也當遊白民

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

白民之國在海外極內建木在廣都南方衆帝所從

上下也復在白民之南建木狀如牛豕之有皮黃葉

若羅也口正中將下日直人下皆無影大天地萬物

相叫呼又無音響人聲故謂蓋天地中也

一人之身也此之謂大同以一人身喻天地萬物故

曰大衆耳目鼻口也衆五穀寒暑也此之謂衆異則

萬物備也天斟一作斟萬物聖人覽焉以觀其類天

輸萬物聖人總解在乎天地之所以形天地之初雷

電之所以生震氣為雷激氣陰陽材物之精陰陽皆

陰陽例人民禽獸之所安平人民禽獸動作萬物皆

萬物也其所樂故曰其所安平也有始

二曰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祥徵

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蟻蝓蟻螾蚯黃帝曰土氣

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則法也及禹之

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水氣勝木氣勝故其

色尚青其事則木法木色青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

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法金色白

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于周社文王

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法火色赤代火

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

事則水法水色黑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一作見于上天

為者時而不助農於下助猶成也類固相召氣同則合聲

比則應應知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動鼓擊也擊太宮而小宮應擊大

角而小角知言數相成也平地注水水流濕均薪施火火就燥水

濕者先濡火就燥者先燃山雲草莽水雲角觶旱雲煙火雨雲水

波無不皆類其所生以示人故以龍致雨以形逐影

師之所處必生棘楚軍師訓罰以殺伐為首棘楚以戰人喜生戰地故生其處也

禍福之所自来衆人以為命安知其所自從也凡人以為天命不由其所

由其所夫巢覆毀卵則鳳皇不至剗獸食胎則麒麟

不來乾澤涸漁則龜龍不往物之從同不可為記子

不遮乎親臣不遮乎君遮後也君同則來異則去故君

雖尊以白為黑臣不能聽聽從父雖親以黑為白子不

能從黃帝曰芒昧因天之威一作道與元同氣芒芒昧昧廣大

之貌天威無不敬也非同氣不協故曰同氣賢於同義同義賢於同

力同力賢於同居同居賢於同名帝者同氣同元氣也王

者同義同仁義也霸者同力同武力也勤者同居則薄矣同居於世

亡者同名同名則痛矣同名不仁不義粗惡也其智彌痛者其

所同彌痛其智彌精者其所同彌精精微妙也故凡用意

不可不精夫精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成齊類同皆

有合故堯為善而衆善至桀為非而衆非來一本作桀為惡

而衆惡來商箴云天降災布祥並有其職以言禍福人或

召之也職主也召致也故國亂非獨亂也又必召寇獨亂未

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存在也凡兵之用也用於利

用於義攻亂則脆脆則攻者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

榮榮曰利中主猶且為之况於賢主乎故割地寶器

卑辭屈服不足以止攻惟治為足足止人攻治則為利者

不攻矣為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為利則因

為名也名實不得國雖彊大者曷為攻矣解在乎史

墨來而輟不襲衛趙簡子可謂知動靜矣

名類一名應同

三曰世之聽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則聽必悖矣所

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與因人所惡東面望

者不見西墻南鄉視者不覩北方意有所在也人有

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

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相其谷而
得其鈇一作相其舌他日復見其鄰之子動作態度

無似竊鈇者其鄰之子非變也已則變矣變也者無

他有所尤也邾之故法為甲裳以帛綴甲公息忌一作

忘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為固者以滿竅

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

任力矣邾君以為然曰將何所以得組也公息忌對

曰上用之則民為之矣邾君曰善下令官為甲必

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為組人有傷

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為組也邾

君不說於是復下令令官為甲無以組用此邾君之

有所尤也為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為組何傷也

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組亦何益也為組與不為組

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用組之心不可不察也魯有

惡者醜惡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

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

至惡尤乎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

惡矣莊子曰以瓦投者翔以鈎投者戰以黃金投者

殆其祥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

重者泄蓋內掘魯人可謂外有重矣解在手齊人之

欲得金也及秦墨者之相妬也皆有所乎尤也老聃則得之矣若植木而立乎獨必不合於俗則何可擴矣

去尤

四曰聽言不可不察不察則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亂莫大焉三代分善不善故王今天下彌衰聖王一作之造廢絕世主多盛其歡一作樂大其鐘鼓侈其臺榭苑囿以奪人財輕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凍餒夭眚壯狡汙盡窮屈加以死虜攻無辜之國以索地誅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廟之安也社稷之不

危也不亦難乎今人曰某氏多貨其室培濕守狗死其勢可穴也則必非之矣曰某國饑其城郭痺其守具寡可襲而篡之則不非之乃不知類矣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故當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難矣善不善本於義不於愛愛利之為道大矣夫流於海者行之旬月見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暮年也見其所嘗見物於中國者而喜矣夫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歟亂世之民其去聖王亦久矣其願見之日夜無間故賢王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不可不務也也務勉功先名事先功言先

事不知事惡能聽言不知情惡能當言安能使其言當合於事乎

其與人穀言也其有辯乎其無辯乎穀善言也造父始

習於大豆蠶門始習於甘蠶習學也大豆甘蠶蓋御射人姓名御大

豆射甘蠶而不徙人以為性者也專學不徙以得深術不徙之

所以致遠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專學大豆甘蠶之法而不徙之

故御得御可以致遠追急射而發中可以除害禁暴也凡人亦必有所習其心

然後能聽說不習其心習之於學問不學而能聽說

者古今無有也解在手白圭之非惠子也白圭周人也惠子惠

魏施仕公孫龍之說燕昭王以偃兵及應空洛之遇也

孔穿之議公孫龍翟翦之難惠子之法此四士者之

議皆多故矣不可不獨論公孫龍孔穿翟翦皆辯人

聽言

五曰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

之士通乎已之不足也欲以問知所不知也通乎已

之不足則不與物爭情欲之物不爭愉易平靜以待之使

夫自得一作之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一作之亡國

之主反此乃自賢而少人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

至聽者自多而不得多自雖有天下何益焉是乃

真之昭亂之定敗一作之成危之寧以真為明以亂為定以毀為成

以危為故殷周以亡比干以死詩而不足以舉殷周

而亡比于以忠而死不當亂而亂故入主之性一作

不可為忠而忠故倖重不可勝舉故入主之性一作

莫過乎所疑而過於其所不疑所疑者不敢行故不

可而行之不過乎所不知而過於其所以知者所不知

故以為過不過乎所不知而過於其所以知者所不知

而必為故曰過於其所以知故雖不疑雖已知必察

之以法揆之以量驗之以數其所不疑其所以知

法制行之以度量若此則是非無所失而舉措無所

過矣其慎所不疑審所夫堯惡得賢天下而試舜舜

惡得賢天下而試禹惡安試用也何以得斷之於耳

而已矣耳之可以斷也反性命之情也反今夫惑者

非知反性命之情感也其次非知觀於五帝三王之

所以成也其成則奚自知其世之不可也奚自知其

身之不逮也逮奚何也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其

上也其次知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周箴曰夫自念斯

學德未暮暮學賢問三代之所以昌也學賢知不知

而自以為知百禍之宗也宗本也論語曰不知為不

則反於道百禍歸之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國不虛存

故曰百禍之宗也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國不虛存

必有賢者惟賢者然後立名成功而存其國也賢者

之道牟而難知妙而難見牟猶大也賢者之道

及故難知也其仁愛物本於中心精故見賢者而不

聳則不惕於心不惕於心則知之不深深知賢者

不深知賢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善主賢世治則

賢者在上位在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

滅而天子已絕周厲王無道流于彘而滅亂莫大於

無天子無天子則彊者勝弱衆者暴寡以兵相殘不

得休一作息今之世當之矣當其時也故當今之世求有

道之士則於四海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間之所所

也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得之則何欲而不得何為而

不成得賢則欲而得為而成也太公釣於滋泉紂之世也故文

王得之而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

得之知之與不知也文王知太公賢是以得之紂不知賢是以失之故曰知與不知

也諸衆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令一作合齊

故言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可

得而解在乎勝書之說周公可謂能聽矣齊桓公之

見小臣稷魏文侯之見田子方也皆可謂能禮士矣

能禮士故曰得士商紂不能禮士故失太公以滅亡也

謹聽

六曰嘗試觀上古記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

無不安者功大也上古記上古書也名者詩云有

滄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詩小雅大田

陰雨也陰陽和時雨祁然不暴疾也古者井田十

呂氏春秋卷十三

十一

公田而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

及私也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

不危者無公故也皆患其身不貴於國也而不患其

主之不貴於天下也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其

國之不大也此所以欲榮而愈辱欲安而益危一作危

安危榮辱之本在於主主之本在於宗廟宗廟之本

在於民民之治亂在於有司有司於周禮為太宰掌

邦國以治官府以易曰復自道何其咎吉乾下巽上

紀萬民此之謂也復自道何其咎吉乾初得其位

復自道何其咎吉乾初得其位

既天行周匝復始故曰復自道也得自進退又何咎

咎故吉也無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喜乾動及其本終

卒有今處官則荒亂臨射則貪得多列近則持諫位

也持諫將衆則罷怯罷勞也以此厚望於主豈不難

哉厚今有人於此修身會計則可一作耻臨財物資

盡則為已蓋猶略也無不若此而富者非盜則無所

取詩云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故榮

富非自至也緣功伐也今功伐甚薄而所望厚誣也

以薄獲厚無功伐而求榮富詐也以虛取詐誣之道

君子不由由用人之議多曰上用我則國必無患用

已者未必是也而莫若其身自賢有人於此言用我

用之未必無也使無患而已猶有患用已於國惡得

莫若自修其身之賢也

無患乎猶安已所制也釋其所制而奪乎其所不制

諄言身者已所自制也釋已而不修未得治國治官

可也官小政也推此言之若此人若夫內事親外交

友必可得也苟事親未孝交友未篤是所未得惡能

善之矣故論人無以其所未得而用其所已得可以

知其所未得矣以其孝得於親則知必忠於君也以

知其未得也古之事君者必先服能然後任服其能必反

情然後受反情常內省也受受祿也主雖過與臣不徒取過大雅

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以言忠臣之行徒一作也大明

解在鄭君之問被瞻之義也見務大論被瞻知鄭國

戶蓋不聽管仲臨薄疑應衛嗣君以無重稅此二士

者皆近知本矣嗣君平侯之子也秦貶稱君薄疑勸

務本

七曰昔舜欲旗一作禡古今而不成旗覆既足以成

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殊俗異方湯

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四表之武王欲及

湯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五伯欲繼三王而不成既

足以為諸侯長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

既足以成顯名矣名聖賢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矣

已夏書曰天子之德一作位廣運乃神乃武乃文書

也故務在事事在大為事地大則有堂祥不庭歧母群

抵一作怪天翟母天翟皆獸名也不周山大則有虎豹

熊蟻蛆皆獸名水大則有蛟龍鼉鼉鱣鮪魚二十斤為蛟

鼉可作羹傳曰楚人獻鼉於鄭靈公不與公子未鼉

鼉鼓詩餘鱣鮪皆大魚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恠

逸書喻山大水大生大物廟者鬼神之所萬夫之長

可以生謀長成大也故可室中之無澤陂也井中之

無大魚也淮南記曰蠶房不能新林之無長木也未

也凡謀物之成也必由廣大衆多長久信也季子曰

燕雀爭善處於一屋之下子毋相哺也始始焉相樂

也自以為安矣竈突決則火上焚棟燕雀顏色不變

是何也乃不知禍之將及已也為人臣免於燕雀之

智者寡矣夫為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

與比周於一國始始焉相樂也以危其社稷其為竈

突近也而終不知也其與燕雀之智不異矣故曰天

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皆亂無

有安身此之謂也故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

恃小小大貴賤交相為恃一作贊然後皆得其樂定賤

小在於貴大淮南記曰牛馬之氣烝生蠆蠆蠆氣

小在於 解在乎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見論杜赫說
貴大 周昭文君以安天下杜赫周人杜伯之後昭文君周
務大 及匡章之難惠子以王齊王也匡章乃孟軻所
論 者能王齊 王亦大也

諭大

呂氏春秋卷第十三

呂氏春秋卷第十四

孝行覽第二

本味 首時一曰義賞 長攻 慎人一作

遇合 必已一作本知 一作不遇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詹何曰身治

未之有也故所謂本者非耕耘殖之謂務其人也

曰必務本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衆多務其本也

務本莫貴於孝孝為行之本也行於人主孝則名章

榮下服聽天下譽樂也孔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

於公侯伯子男乎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

故得萬國之權心於君孝經曰以孝事君則忠此之謂

也處官廉孝經曰修身慎行恐辱先也此之謂也臨

難死君父之難視死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

如歸義重身輕也道分地之利衣食足夫孝三皇五

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帝軒轅帝顓頊帝嚳高辛

帝堯陶唐帝舜有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

從者其惟孝也一術故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

疏先本後末必先以所重而後及所輕所重謂其親

今有人於此行於親重而不簡慢於輕疏則是篤謹

孝道有人行孝敬於其親以及人之親故不先王之

所以治天下也先王以孝治天下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

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加施究

於四海究極此天子之孝也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

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敬畏居處不莊非孝

也莊敬事君不忠非孝也忠正蒞官不敬非孝也蒞臨

朋友不篤非孝也篤信戰陣無勇非孝也揚子曰孟

勇而立義揚名於後世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遂

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商湯所曾子曰先王

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

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定安所謂貴德為其近於

也

聖也所謂貴貴為其近於君也所謂貴老為其近於

親也所謂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所謂慈幼謂其近於

弟也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

廢置父母全之子弗敢闕闕猶故舟而不游道而不

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濟水載舟不游法

逸沒溺畏險之害故曰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第節

飲食養體之道也節飲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修宮

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謂之別也青與赤

謂之章以極目觀正六律六律黃鐘夷則太和五聲

故曰養目之道也和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和顏色

母之志意故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代

更次用之以便親性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瘳而數

月一作三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

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敢問其故也故事樂正

子春曰善乎而問之也而汝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

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

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尺而忘之余忘孝道是以憂

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私猶嚴親之遺躬也躬民之

體

本教曰孝始本其行孝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行敬

可能也安為難安寧其安可能也卒為難卒父母既

沒敬行其身無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禮者履此

者也履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彊者彊此者

也樂自順慎一作此生也刑自逆此作也能順行無遺

樂生也逆之則刑辟作也

孝行

二曰求之其本經旬必得求之其末勞而無功雖久

得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賢之化也得賢人與之

功名故曰得賢之化也非賢其孰知乎事化一作故曰其本在

得賢有侏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侏讀

之其君其君令焯人養之焯猶察其所以然察曰其

母居伊水之上孕任身夢有神告之曰曰出水而東

走毋顧明日視曰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

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伊尹母化故命之曰伊尹此

伊尹生一作空桑之故也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

之有侏氏有侏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

婦一作為婚有侏氏喜以伊尹為媵送女故賢主之

求有道之士無不在以以用為有道之士求賢主無

不行也為媵言相得然後樂賢主得賢臣賢臣得賢

必行 曰相得然後樂之

不謀而親不約而信相為殫智竭力犯危行苦殫竭皆盡

也危難也志懽樂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固不獨必固

也士有孤而自恃人主有奮而好獨者則名號必廢

熄熄滅也社稷必危殆故黃帝立四面堯舜得伯陽續

耳然後成黃帝使人四面出求賢人得之立以為佐故曰立四面也伯陽續耳皆賢人堯用之

以成也凡賢人之道一作德有以知之也知其賢乃得而用之伯牙

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

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選少

泗水進而不解也志在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

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

為世無足復為鼓琴者伯牙名或作雅鍾氏期名子皆通稱悉楚人也少善聽

音故曰為世無非獨琴若此也賢者亦然世無賢者足為鼓琴也

受禮義法則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奚由盡忠

猶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也言不肖者無禮以接賢者賢者何用盡其忠乎

若不知御者御驥驥亦不為之從千里也湯得伊尹袂之於廟爨以燿火

爨以犧豕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火者所以袂除其不祥置火於桔臯爨以照之爨以牲血

塗之曰爨權讀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為湯曰權衡之權

味湯曰可對而為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為

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群之蟲三羣謂水居肉水居者

腥肉攫者臊草食者羶水居者川禽魚鼈之屬故其臭腥也肉攫者攫拏肉而食

之謂鷹鵬之屬故其臭臊也草食者臭惡猶美皆有

所以腊臭惡為美若蜀人之作羊凡味之本水最為始

五味三材五行之數水第一故曰水最為始九沸九

變火之為紀後成故曰火為之節時疾時徐滅腥

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治除臊腥勝去其臭

故曰必以其勝也齊和之節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

辛醎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自從也鼎中

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鼎中品味分齊

言也志意撰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望

度不能論說中藝於遠也御者執轡於手調馬口之和

而致萬里故曰善射御之微也陰陽之化而成萬物

秋收冬藏物有異功也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也

失能也論語其而不噉壞一作酸而不酷醎而不減辛

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腴言皆得肉之美者猩猩

之唇羅羅之多猩猩獸名也人面狗軀而長尾雋鱓

之翠鳥名也翠厥也述蕩之擊獸名擊讀如棗梳之

聞旄象之約旄象也旄牛也在西方象象獸也在南方約

之一曰約美也旄象也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

卯字也流沙自流行故曰流沙在燉煌西八百里沃

民所食之食鳳也沃魚之美者洞庭之鱖東海之鮪

鮪庭江之水所經之澤名也醴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

鮪庭江之水所經之澤名也醴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

有珠百碧

醴水在蒼梧環九疑之山 藿一作水之魚

名曰鯨其狀若鯉而有翼

如也翼羽翼也 常從西海

夜飛游於東海

從西海至東海乘雲氣而飛 菜之美者崑崙之蘋

崑崙山名在西北其高九萬八千里蘋大蘋水藻也

壽木之華壽木崑崙山上木也華實也食

其食者不死

指一作姑之東中容之國有赤木玄木

之葉焉

指枯乃姑餘山名也在東南方淮南記曰軼

故曰壽木 之南南極之崖

一作有菜其名曰嘉

樹其色若碧

餘晉南方山名也有嘉美之菜 陽華之

芸

陽華乃華陽山名也芸 雲夢之芹雲夢楚澤具區

之菁

具區澤名吳越之間 浸淵之草名曰土英浸淵深淵

閩華言其美善土英華也

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

陽樸地

郡招搖山名在桂陽禮記曰草木 越駱之菌鱣鮪之

醢越駱國名菌竹筍也鱣鮪大魚也 大夏之鹽宰揭

之露其色如玉

大夏澤名或曰山名在西北 長澤之

卵長澤大澤在西方大如甕也 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

粟飯食也玄山處則未聞不周 陽山之稌南海之秬

山南曰陽崑崙之南故曰陽山在南海南方 水之美

者三危之露

三危西崑崙之井泉 沮江之丘名曰搖

水沮漸如江 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

州之原皆西方之山泉也冀州在中央水泉 果之美

者沙棠之實沙棠木名也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

果焉群帝所食有覈曰果無覈曰菰箕山之東青島

之所有其櫨焉箕山許由所隱也在潁川陽城之西

果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浦濱也橘所生也生江北漢

上石耳所以致之漢水名也山於嶓冢東注於江石馬

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匹乘皆馬名周禮七尺

風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彊為必先

道言當順天命而受之不可以道者止彼在已彼謂

已成而天子成已成仁義之道而成為天子天子成

則至味具天子貢珍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已所以

成人也聖王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要約也越越

事也聖王得仁義約要之道以化天下天

本味

三曰聖人之於事似緩而急似緩謂無為也似遲而

速以待時謂若武王會於孟津八百諸侯皆曰紂可

遲也甲子之日克紂王季歷薨而死文王苦之王季

於牧野故曰待時有不志姜里之醜時未可

也紂為無道拘文王於羑里不忘其醜武王事之夙

夜不懈亦不忘王門之辱武王繼位雖臣事紂不忘

辱文王得歸乃築靈臺作王門相女童鐘鼓立十二

年而成甲子之事

立為天子也甲子之日克時固不

易得也固常

太公望東夷之士也

太公望河內人也於

夷之士

欲定一世而無其主

主謂賢君聞文王賢

文謚也經

文故釣於渭以觀之

渭水名近豐鎬文王所邑也

伍

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

吳王僚也王

客有言之於

子光者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

先惡子胥

受其言辭謝之也

客請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甚

惡也

請問也惡憎也

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

故事

願令王子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因說之

王子許

言於重帷中見衣若手者

伍子胥說之半王

子光與帷搏其手而與之坐

搏執子胥之手與

說畢

王子光大說

子胥說霸術畢子光

伍子胥以為有吳

國者必王子光也退而耕于野七年王子光代吳王

僚為王任子胥子胥乃修法制下賢良選練士習戰

闔六年然後大勝楚于柏舉

柏舉楚南郟也

九戰九勝追北

千里

北走昭王出奔隨遂有郢

郢楚都傳六

親射王

宮鞭荆平之墳三百

平王恭王之子棄疾也後改名

其宮鞭其墳也鄉之耕非忘其父之讎也待時也

鄉

者始之吳時耕於吳境

墨者有田鳩欲見秦惠王

田

齊人學墨子術惠

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之於

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如

也至因見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固有近

之而遠遠之而近者留秦三年不得見惠王近之而遠也從楚來至而得見遠之而

也近時亦然有湯武之賢而無桀紂之時不成其王有

桀紂之時而無湯武之賢亦不成聖人之見時若步

之與影不可離步行日中影乃逐人不可得遠之也人從得時如影之隨人亦不可離之

也故有道之士未遇時隱匿分竄勤以待時分大竄

時主有從布衣而為天子者舜是有從千乘而得天

下者湯武是也有從卑賤而佐三王者太公望伊尹是也有從

匹夫而報萬乘者豫讓是也趙襄子兼上拓境有兵車萬乘豫讓為智伯報之獲下高

其義而不殺豫讓卒不止終得故聖人之所貴唯時

也水凍方固固堅后稷不種后稷之種必待春故人

雖智而不遇時無功五稼非春不生智方葉之茂美

終日采之而不知不知其葉秋霜既下衆林皆羸羸

也盡事之難易不在小大務在知時聖人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與萬物終

始也鄭子陽之難難獬狗潰之潰亂也子陽鄭相或曰鄭君好行嚴猛人家有獬狗

者誅之人畏誅國齊高國之難失牛潰之衆因之以

殺子陽高國衆因之以殺二子逐失牛之當其時狗

牛猶可以為人唱而况乎以人為唱乎飢馬盈廐嘆

然嘆然未見芻也飢狗盈室嘆然未見骨也見骨與

無聲

然

芻動不可禁動猶爭也亂世之民嘆然未見賢者也見賢

人則往不可止往者非其形心之謂乎齊以東帝困

於天下而魯取徐州齊湣王僭號於東民不順之故困於天下是以魯國畧取徐州

也邠鄆以壽陵困於萬民而衛取蘭氏壽陵魏邑趙無有之萬民

不附是以衛人取其蘭氏之邑也以魯衛之細而皆得志於大國遇

其時也細小也遇大國之民皆欲之則取之也故賢主秀士之欲憂黔

首者亂世當之矣常亂世憂天不再與時不久留能

不兩工事在當之天不再與一姓不再與時不久留日中則昃者也

首時一作胥時

四曰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成

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為使之者不至

物無可為未春無可為生未秋無可為落古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

莫不為用使之者以其時生則生時落則落故曰莫不為用賞罰之柄此上

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義則忠信親愛之道彰彰

也久彰而愈長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謂教成教成則

雖有厚賞嚴威弗能禁言德教一成雖復賞罰之使為不忠不信人人自為忠信

若性自然不可禁止也故善教者不以賞罰而教成教成而賞

罰弗能禁用賞罰不當亦然言民為不忠不能禁姦偽賊

亂貪戾之道興興作久興而不息民之讎之若性讎

也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

禁止郢人之以兩版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惡也郢楚都也

也以兩版築垣吳起衛人也楚以為將變其兩版教之

用四楚俗習父見怨也公羊傳曰文公逆祀去者三

人定公順祀叛者五賞罰易而民安樂其政民去邪

從此之謂父習也氏與羗二種夷民言氏羗

從正故氏羗之民其虜也之民為寇賊為人執虜也

安樂也氏羗之民其虜也不憂其係累而憂其死不焚也焚燒也皆成乎邪也得不

天之故賞罰之所加不可不慎且成而賊民賞罰正

賞罰不正而民邪故曰且成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

於城濮城濮楚北境之地名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柰何而

可咎犯狐偃也字子犯文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

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詐者謂詭變而用奇也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

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

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言盡其類詐偽之道雖

今偷偷一作愈可後將無復復行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

之言言謀也而敗楚人於城濮敗破也反而為賞雍季在

上上首也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

而賞後其身一作資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

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務猶事焉有以一

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是以却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

矣賞重則民移之民移之則成焉歸移猶成乎詐其成

毀雖成必毀其勝敗雖勝後必毀敗天下勝者衆矣而霸者乃五

乃猶也文公處其一知勝之所成也居五霸之一勝而不知

勝之所成與無勝同也秦勝於戎而敗乎殺秦繆公破

西戎而霸使孟明白乙丙西乞術將師東襲鄭鄭人知之還晉襄公禦之殺大破之獲其三帥楚勝

於諸夏而敗乎柏舉莊王服鄭勝晉於祁故曰勝手諸夏也及昭王南與吳人戰破

之柏舉此皆不知勝之所成也故曰與無勝同武王得之矣得猶故一勝而

王天下一勝衆詐盈國不可以為安患非獨外也亦

內發也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為首智伯求地於襄

子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之君圍趙襄子於晉陽三月張孟談私與韓魏構謀韓魏反智伯軍使趙襄子

殺之故曰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為首何

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與寡

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赦惟吾是以先之仲尼

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為人臣

莫敢失禮一人謂為六軍則不可易易北取代東迫

齊令張孟談踰城潛行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

其頭以為觴觴酒遂定三家韓魏豈非用賞罰當耶

當正也

義賞

五曰凡治亂存亡安危彊弱必有其遇然後可成各

一則不設

遇猶遭也各有一亂不能相治傳曰以亂平亂何治之有故不設攻戰相征伐也

故桀紂雖不肖其亡遇湯武也遇湯武天也非桀紂

之不肖也湯武雖賢其王遇桀紂也遇桀紂天也非

湯武之賢也若桀紂不遇湯武未必亡也桀紂不亡

雖不肖辱未至於此至於此滅亡也若使湯武不遇桀紂未

必王也湯武不王雖賢顯未至於此顯榮此故人主

有大功不聞不肖功名揜也亡國之主不聞賢亂以譬之

若良農辯土地之宜謹耕耨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

者必此人也故曰必此人也始在於遇時雨遇時雨

天地也非良農所能為也越國大饑穀不熟王恐召范

蠡而謀范蠡曰王何患焉今之饑此越之福而吳之

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王年少智寡材輕好瀆

吏之名不思後患其王吳王夫差也王若羸幣卑辭以請糴

於吳則食可得也王越王勾踐也食得其平越必有吳而王

何患焉得其糴終必得越王曰善乃使人請食於吳

吳王將與之伍子胥進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

接土鄰境道易人通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喪越越

必喪吳若燕秦齊晉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

十七阨以有吳哉踰度也越歷也故曰非吳喪越越

必喪吳今將輸之粟與之食是長吾讎而養吾仇也

財匱而民恐悔無及也不若勿與而攻之固其數也

數此昔吾先王之所以霸且夫饑代事也先王謂闔

也猶淵之與阪誰國無有吳王曰不然夫差吾聞之

義兵不攻服仁者食饑餓今服而攻之非義兵也饑

而不食非仁體也不仁不義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

與之食不出三年而吳亦饑使人請食於越越王弗

與乃攻之夫差為擒夫差吳王也楚王欲取息與蔡

楚王文王也乃先佯善蔡侯而與之謀曰吾欲得息

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蔡侯昭侯也妻之

姨也此吾請為饗息侯與其妻者而與王俱因而作

以襲之楚王曰諾於是與蔡侯以饗禮入於息因與

俱遂取息旋舍於蔡又取蔡不勞師徒而得之趙簡

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

山以望趙簡子晉大夫趙景子成之子鞅也太子趙

山代之南山也觀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太

臣而告之曰願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諫曰登夏屋以

望是遊也服衰以遊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

人弗敢廢群臣敬諾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俗土

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一作歸

慮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姊妻之

君許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善好也襄子所好於代者

非一事故也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傳曰冀州之北士馬

之所生也故謂代為馬郡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之

馬郡盡謂告也觴饗也襄子告代君而請飲之酒先

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羽舞者所執持也置兵

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金斗酒斗也金重大作之

時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碎故腦塗地也首舞者操

兵以鬪盡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道

聞之狀磨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有刺笄之證一作

與反斗之號此三君者其有所自而得之不備遵理

三君越王勾踐楚文王趙襄子也自從也尊循也理道也然而後世稱之有功故

也有功於此而無其失雖王可也此三君有功名假

王可也

也

長攻

六曰功名大立天也為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推之

不復慎其為人修仁義故曰不可也夫舜遇堯天也舜耕於歷山陶於

河濱釣於雷澤陶作瓦器天下說之秀士從之入也夫禹

遇舜天也禹周於天下以求賢者事利黔首黔首民

也水潦川澤之湛滯壅塞可通者禹盡為之入也夫

湯遇桀武遇紂天也湯武脩身積善為義以憂苦於

也

民人也也苦勞舜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為天子同同辭

其未遇時也以其徒屬堀地財取水利地財五穀編

蒲葦結果網手足胼胝不居居止然後免於凍餒之患

患難也其遇時也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

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振振殷殷眾友之盛舜自為詩曰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

之也盡有之賢非加也也加益盡無之賢非損也損時

使然也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號而虜晉虜當為虞

臣也傳曰伐虞獲其大夫非伯以勝秦繆公姬孟子

曰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

秦比云亡號誤矣揚子雲恨不及其時車載其金

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說之公孫

大夫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獻進也請以大夫職

繆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無乃天下笑乎公

孫枝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

忠也也下避君為明君臣為忠臣彼信賢境内將服敵

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繆公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

功非加賢也使百里奚雖賢無得繆公必無此名矣

今焉知世之無百里奚哉故人主之欲求士者不可

不務博也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藿不

糝宰予備矣備當作憊備極也論語曰衛靈公問陳

旅之事未之學也明且遂行在陳絕糧從孔子弦歌

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

逐於魯削迹於衛伐一作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

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藉猶辱也夫子絃歌鼓舞未嘗絕

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醜猶耻也顏回無以對入

以告孔子孔子慨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

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

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

謂窮論語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今丘也拘仁義之

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言不窮故內

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

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衆木遇霜雪皆凋喻小人遭

而能茂盛也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此之謂也昔曰桓公得之莒文公得

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齊桓公黃頃無知之亂出奔莒晉

句踐與吳戰而敗棲於會稽之山卒陳蔡之厄於丘

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更取子路抗然

執干而舞也干楯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

下也高下喻廣大也言不能古之得道者窮亦樂樂

道也樂兼善所樂非窮達也言樂道得於此則

窮達一也此近喻身也言得道之人不為寒暑風雨

之序矣

寒暑陰陽也陰陽和風雨序也聖人法故許

由虞乎穎陽

虞樂也穎水之北曰陽輕天下而不角

樂乎穎

而共伯得乎共首

共國伯爵也棄其國隱於共首山而得其志也

陽也

出何

書也

慎人 一作順人

七曰凡遇合也時不合必待人口而後行故比翼之鳥

死乎木比目之魚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內再於世主

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所具於弟子者三千人達

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士得一人用可為師不

於無人以此遊僅至於魯司寇 德僅猶哉也孔子有聖

司教也此天子之所以時絕也 也 伯侯之所以大亂也 言

知聖人不能用之亂則愚者之多幸也幸則必不勝

其任矣 多幸受不肖之人而任之久不勝則幸反為禍

其幸大者其禍亦大非禍獨以已也故君子不處幸

不為苟 處居也不為苟易必實由諸已然後任任然後

動 任則處德凡能聽說者必法乎論議者也世主之

能識論議者寡所遇惡得不苛 也 惡安 凡能聽音者必

達於 一作五聲 也 通人之能知五聲者寡所善 一作

惡得不苟客有以吹籟見越工者羽角宮徵商不謬

籟三孔籥也不越王不善為 野鄙說 野鄙說

之道亦有如此者也說賢人而不用言不肖而人有歸之故曰亦有如此者也

為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謂終死衣器不必生也

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其父母以為然於是令其

女常外藏藏私財於外也姑妯知之曰為我婦而有外心一作

異不可一本下畜因出之以出盜竊犯七婦之父母

以謂為已謀者以為忠終身幸吾之亦不知所以然矣

不知其女之所宗廟之滅天下之失亦由此矣此亦由

以見出由此也故曰遇合也無常說適然也若人

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至於者未必遇也故嫫母

執手黃帝黃帝說之黃帝曰屬女心而弗忘與女正而弗

衰雖惡奚傷惡醜也奚何也言物屬女以婦德而不

醜何傷明若人之於滋味無不說其脆而其脆未必

受也文王嗜菖蒲菹昌本菹孔子聞而服之縮頰而食

之三年然後勝之勝服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

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苦傷也海上人有說

其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去去離也說亦有若此者陳

有惡人焉曰敦洽讎糜雄一作穎廣顏色如浹頰一作

沫垂眼髮一作臨鼻長肘而盤盤盥也陳侯見而其說之

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制陳侯身楚合諸侯陳侯病不

能往使敦洽讎糜往謝焉楚王恠一作其名而先見

之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會合曰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也無知

而使之是侮也慢侮且不智不可不攻也與師伐陳

三月然後喪喪滅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離靡貌

驚人其言足而友之足於陳侯而無上也至於亡而

友不衰友愛敗洽離靡無有出上者也楚怒夫不宜

遇而遇者則必廢而若敦洽離靡醜惡無德不宜見遇

也察宜遇而不遇者此國之所以亂世之所以衰也賢

至道宜一遇明世佐時理物不遇之故國天下之民

其苦愁勞務從此生而從此且遇凡舉人之本太上以

志其次以事其次以功舉川也三者弗能國必殘亡

群孽大至身必死殃年得至七十九猶尚幸不當

而無此三者身必死殃也得賢聖之後反而孽民是

以賊一作其身豈能獨哉陳舜之苗胤也故曰賢聖

為楚所滅以殘其身也并病其民故曰豈能獨哉

遇合

八曰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殺之比干紂之

諸父也諫紂紂剖箕子狂惡來死見紂之亂而佯狂

也惡來飛廉之子紂桀紂亡殺忠臣人主莫不欲其

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五負流平江伍子胥諫吳王

糴夫差未信之不從其言以長弘死藏其血三年而

為碧所壞故衛奚知其不得沒也及范吉射荀寅散

其君莒弘與知之周劉氏范氏世為婚姻長弘事劉

文公故周人與范氏晉人讓周周為之殺長弘不當

年而為碧也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

已疑曾子悲孝已殷王高宗子也曾參其至莊子行

過一作於山中見木甚美長大枝葉盛茂莊子名周米

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矣出於山及邑舍故人之家舍止也故故人喜具酒

肉令豎子為殺鴈饗之豎子請曰其一鴈能鳴一鴈

不能鳴請奚殺主人之公曰殺其不能鳴者明日弟

子問於莊子曰昔者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天年主

人之鴈以不材死一作以不先生將何以處莊子笑

曰周將處於材不材之間材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

故未免乎累若夫道德則不然無誣一作無訾一龍

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禾為量

禾兩三變故以為而浮游乎萬物之祖祖始物物而不

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物物而不物言制物物而不

禮者不制於禮也此神農黃帝之所法法則也神農

帝也居二皇之中農殖嘉穀而化之號曰神農黃若

帝軒轅氏也得通而仙言二帝以此為法則者也

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傳猶成則毀大則衰

廉則剝剝廉利也傷尊則虧直則骹尊高也傳曰高位疾

直不可久故曰直則骹詩云合則離愛則墮墮廢也多

智則謀不肖則欺多智則人謀料之胡可得而必牛

缺居上地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牛姓

其名秦人也秦在西方故稱下盜求其橐中之載則

與之求其車馬則與之求其衣被則與之牛缺出而

去盜相謂曰此天下之顯人也今辱之如此此必懇

我於萬乘之主劫奪其財不以禮以辱懇告也萬乘之主必以國誅

我我必不生不若相與追而殺之以滅其迹迹蹤也於

是相與趨之趨行三十里及而殺之此以知故也盜

牛缺為賢人故孟賁過於河先其五舩人怒而以楫楫其頭

先其伍超越次第也楫暴辱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

視舩人髮植目裂鬢指植豎指直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

河揚動也播散也使舩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直正沙無

先者孟賁也又况於辱之手此以不知故也舩人不

為勇士知與不知皆不足恃其惟和調近之猶未可

必近之近無愁難蓋有不辨和調者則和調有不免

也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桓司馬桓王使人問

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春秋魯衰十四年傳曰宋桓

桓魋出奔衛公則宋景公也春秋時宋未於是竭

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紂為不

善於商而禍克天地克猶大和調何益和調善之者也紂不能行之故

與隸媾小童無不敬以定其身定安也不終其壽內

熱一作而死幽通記曰張毅修禠單豹好術離俗棄

塵一作棄世不食穀實不衣芮温不食穀實行氣身

處山林巖堀以全其生不盡其年而虎食之幽通記

治衷不外調孔子行道而息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

其馬子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

子者曰請往說之因為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

耕於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說相

謂曰說亦皆如此其辯也獨如嚮之人獨猶熟也嚮

也解馬而與之說如此其無方也而猶行術外物豈

可必哉君子之自行也必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不

必見愛敬愛人者已也日九敬愛者人也君子必在已

者不必在人者也必在己無不遇矣

必已一作不知

作不遇

呂氏春秋卷十四

呂氏春秋卷第十五

慎大覽第三

權勲 下賢 報更 順說 不廣

貴因 察令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賢主愈大愈懼愈彊愈恐也愈益凡大者小鄰國也

彊者勝其敵也夫大者侵削鄰國使小也彊勝其敵也

則多怨小鄰國則多患多患多怨國雖彊大惡得不

懼惡得不恐也惡安故賢主於安思危安不於達思窮

顯不於得思喪喪亡也有得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

忘約有失故思之

薄冰以言慎事也

周書周文公所作也若臨深淵恐

以言慎事桀為無道暴戾頑貪

心不則德義之經為天下

顛恐而患之

顛驚也患憂也

言者不同紛紛分分其情難得

紛紛淆亂也分分恐

干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

無道之威以致滅亡

賢良鬱怨殺彼龍逢以服群

凶衆庶泯泯皆有遠志

龍逢忠而桀殺之故衆庶莫

敢直言其生若驚

驚或作夢驚亂貌

大臣同患弗周

而畔

患憂也心懼盡見誅故同憂

桀愈自賢矜

一作

過善非其所行者非王道重塞國人大崩崩壞湯乃

湯由親自射伊尹

恐夏不信伊尹故由湯言而親自

之伊尹奔夏三年反報於亳

亳湯曰桀迷惑於妹嬉

好彼琬琰

琬當作婉婉順阿意之

不恤其衆衆志不

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

也盡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詩志湯與伊尹

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妹嬉妹嬉

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鬪

酒枯湯

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商涸旱

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

不可正諫雖後悔之將可柰何湯立為天子夏民大

說如得慈親朝不易位農不去疇疇也商不變肆安其

也所親鄩如夏鄩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此之謂

至公此之謂至安此之謂至信盡行伊尹之盟不避

旱殃祖伊尹世世享商祖用伊尹之賢世世享商享之盡商世也武王勝

殷入殷未下輦命封黃帝之後於鑄鑄國名封帝堯之

後於黎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輦命封夏后之後於杞

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故使奉之武王乃

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

故又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

庚之政

盤庚太甲後十七世祖丁之子成之中興王也故欲復行其政也

武王於是

復盤庚之政

不違民欲發巨橋之粟

巨橋紂倉名

賦鹿臺之錢

以示民無私

鹿臺紂錢府賦布也私愛也

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

振窮困

分財分有與無也責已不責彼也振救也矜寡孤獨曰窮無衣食曰困

封比干

之墓

以其忠諫而見殺故靖箕子之宮

以箕子避亂

以箕子避亂

封崇其墓以章賢也

表商容之閭

商容殷之賢人老子

士過者

趨車過者下

過商容之里者

三日之內與謀之士封

為諸侯

與謀委質於武王之

諸大夫賞以書社大夫與謀

為國以書社賞之

庶士施政去賦

施之於政事然後

於濟河西歸報於廟

還濟孟津河西歸於豐鎮報功於文王廟傳曰振旅凱入飲至

策勳此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稅釋也華山在

之謂也挑林秦晉之塞也蓋馬弗復乘牛弗服華陰南西嶽也

在華陰西長城是也終牲祭以血塗之曰釁鼓以進衆旗軍藏之府庫終

身不復用此武王之德也故周明堂外戶不閉示天

下不藏也唯不藏也可以守至藏至德武王勝殷得

二虜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若汝一虜對曰吾國有

妖晝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對曰此則

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子不聽父

第不聽况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

之此非貴虜也貴其言也故易曰愬愬一作逆愬履

虎尾終吉愬愬懼也居之以禮行之以恭恐懼戒慎

履虎尾之危以言所知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使

使者來謁之襄子趙簡子之子無恤也使辛穆子伐

子謂告也今盧奴西山襄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左右

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

襄子曰江河之大也長不過三日三日則消也飄風一作

暴兩日中不須臾易曰日中則反故今趙氏之德行

無所於積言無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傳曰

如此斯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昌盛夫憂所以為

也持猶守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荆大越皆

嘗勝矣而卒取亡一作卒敗卒終也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

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勁疆也孔子以一手擬城門關顯墨子為守攻公輸

般服而不肯以兵加公輸般在楚楚王使設雲梯為

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寡人使攻宋之城何為

不得墨子曰使公輸般攻宋之城臣請為宋守之備

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又令公輸般守備墨子

充下之不肯以善用力見知於天下也墨子名程魯

人也著書七十善持勝者以術彊弱一本作善持勝

篇以墨道聞之者不以彊弱言

能以術疆其弱也

慎大

二曰利不可兩忠不可兼兼並也不去小利則大利不

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至猶成也故小利大利之殘也

殘害也小忠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大昔荆龔王與

晉厲公戰於鄢陵荆師敗龔王傷晉大夫呂錡射龔王中其目故曰傷

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搯黍酒而進之酒器

受三升子反叱曰訾退酒也豎陽穀對曰非酒也子

反曰亟退却也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

子反之為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以醉絕止戰也

既罷龔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

疾龔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幄帳也聞酒臭而還曰今

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
忘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
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為戮故豎陽穀之進酒
也非以醉子反也其心以忠也忠愛也而適足以殺之
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昔者晉獻公使荀息假道於
虞以伐虢荀息曰請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以賂
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得也垂棘美璧所出之地因以為名也屈產之乘屈邑所生四馬曰乘今河獻公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
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也若受吾幣而不吾假
道將柰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必不吾一作

受也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
也猶取之內阜而著之外阜也阜壑也君奚患焉患猶難也
獻公許之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為庭實為虞庭中之實而
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虞公濫於寶與
馬而欲許之貪宮之奇諫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
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車
也輔頰也車輔相依憑得以近喻也先人有言曰唇竭而齒寒竭亡也夫
號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號也若假之道
則號朝亡而虞夕從之矣柰何其假之道也虞公弗
聽而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荀息

操壁牽馬而報也報白獻公喜曰壁則猶是也馬齒亦

薄長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殘也殘害也中山之國有風

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風繇國之近晉者也或作仇首智伯晉大夫智

襄子為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風繇之君將斬岸

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則

以得是於智伯赤章蔓枝風繇之臣也夫智伯之為人也貪而

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為大鐘方車二軌以遺

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

君曰大國為權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釋置赤章蔓枝

曰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

行山中道狹故斷轂而行去至衛七日而風繇亡智伯滅之欲鍾之

心勝也欲鍾之心勝則安風繇之說塞矣塞不行也凡聽

說所勝不可不審也故太上先勝先猶也昌國君將五

國之兵以攻齊昌國君樂毅也為燕昭王將齊使觸

子將以迎天下之兵於濟上濟水名齊王欲戰使人赴

觸子耻而訾之曰不戰必剗若類掘若壘剗滅也若

也言不堪敵而戰克破燕軍必剗觸子苦之苦病欲齊

軍之敗於是以下兵戰戰合擊令而却一作退之卒

北北走也天下兵乘之乘猶勝也觸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

所不聞其聲一作問達子又帥其餘卒達子齊人也帥將也以軍

春秋左傳卷之五

於秦周無以賞使人請金於齊王軍屯也秦周齊城門名也請金將以

賞有功也齊王怒曰若殘豎子之類殘餘也豎子也惡能給

若金惡安也與燕人戰大敗達子死齊王走莒莒齊邑燕人逐北入國相與爭金於美唐其多藏所在此

貧於小利以失大利者也小利金也大利國也言惜

乃大惑者也

權勲

權勲

三曰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

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齊荆之服

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已愈禮之士安得不歸

之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帝也者天下之適也適主也王

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人貴為天子而不驕倨倨傲

也富有天下而不騁誇誇詭而卑為布衣而不瘁攝瘁病也攝猶屈也

貧無衣食而不憂懾懾懼狠乎其誠自有

也自有道也覺乎其不疑有以也詩云何其久也桀乎其必

不渝移也桀持也渝變也移易也循乎其與陰陽化也忽忽乎

其心之堅固也忽忽明貌空空乎其不為巧故也空空慤也巧故

偽迷乎其志氣之遠也志在江海之上昏乎其深而不測測

也言深不可盡確乎其節之不庠也就就乎就就讀如其不

肯自是鵠乎其羞用智慮也鵠讀如浩浩昊假乎其

輕俗誹譽也皆謂體道之人也以天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

宗宗本也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窮極也精克天地而不

竭克實也神覆宇宙而無望四方上下曰宇以屋喻天也往古來今日宙言其

望神而包覆之無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

其端莫知其源道不可得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此之謂

至貴道在大故無復有外在小士有若此者五

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色則近可

一作得之矣去猶除也除其尊寵盈堯不以帝見善

於善繕有通之也堯天子也善

繕北面而問焉敢以自尊北面而問焉堯天子也善

繕布衣也何故禮之如此其甚也善繕得道之士也

得道之人不可驕也人輕道重也堯論其德行達智而弗

若若如也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至公非至公其孰能

禮賢孰誰也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

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甕牖以破

甕蔽牖言貧陋也文王造之而未遂造始也武王遂之而未

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抱不唯以身下

士邪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稷不見從

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

可以止矣止休也桓公曰不然士驚祿爵者固輕其主

驚亦其主驚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驚祿爵吾庸

輕也

敢驚霸王乎庸用也遂見之不可止世多舉桓公之內

行內行雖不修霸亦可矣霸功大亦可以誠行之此

論而內行修王猶少猶尚也子產相鄭鄭大夫子國之子公孫僑也

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

也年齒也子產壺丘子弟子坐以齒長少相亞不以尊位而上之倚置其相之寵於壺丘之門外不以

加於坐也故曰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遺猶全也

倚其相於門也晉南近楚爵則伯也賦于謀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

乘耳而云萬乘復妄言也索索盡也孔子曰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

索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推其志

行以忠情實一曰索法與人相極盡知其其唯子產乎唯獨也故相

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

也援攀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舉猶取也魏文侯見

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倦罷也反見翟黃踞於堂而與

之言反從干木所還也翟黃不說以文侯敬干木而慢已也文侯曰段干

木官人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

則上卿既受吾實實猶爵祿也又責吾禮無乃難乎故賢

主之畜之也不肯受實者其禮之也禮敬也禮一作甲士莫

高乎節欲欲節則令行矣文侯可謂好禮士矣好禮

士故南勝荆於連隄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

子天子賞文侯以上卿文侯畢公高之後與周同姓魏桓子之孫始立為侯文謚也

下賢

四曰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以乘

天下之賢者其財足以禮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

者為徒也徒黨也此文王之所以王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今雖未能王其以為安也不亦易乎立王功大保安其國差小故曰

不亦易乎此趙宣孟之所以免也宣孟晉卿趙盾也履行仁義東脯以食翳桑之

禮張儀欲與分國張儀勝之於秦秦尊奉之故曰所以顯也孟嘗君之所以却荆

兵也孟嘗君齊公子田嬰之子田文也下士禮賢養客三千人行仁義而疆故荆兵却偃不敢攻之

也古之大立功名與安國免身者其道無他其必此

之由也古立功名安國免身無咎堪士不可以驕恣

屈一作也堪樂也樂事當以禮卑謙若魏公子昔趙

宣孟將上之絳見骹桑之下有餓人卧不能起者宣

孟止車為之下食蠲而舖之再啜而後能視宣孟問

之曰女何為而餓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絕羞

行乞而憎自取故至於此羞於行乞自宣孟與脯一

胸拜受而弗敢食也問其故對曰臣有老母將以遺

之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女斯猶也乃復賜之脯二束

與錢百而遂去之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房中以待之因發酒於宣孟發猶致也宣孟知之中飲而

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

孟之面曰嘻君舉舉車也教宣吾請為君反死反還

宣孟曰而名為誰而汝反走對曰何以名為臣說桑

下之餓人也還鬪而死宣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

無小者也宣孟德一士猶活其死而反德萬人乎故

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此周南之風兕置之首章也言其賢可為公侯扞難

其城藩也以喻執桑下之扞趙看之難也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文王以多士而趙看

以桑下之人去患也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哀愛士其難知唯

博之為可博廣博則無所遁矣遁失張儀魏氏餘子

大夫庶子為長將西遊於秦過東周客有語之於昭

文君者曰魏氏人張一材士也將西遊於秦願君之

禮貌之也昭文君見而謂之曰聞客之秦寡人之國

小不足以留客雖遊然豈必遇哉客或一作嘗嘗不

遇請為寡人而一歸也國雖小請與客共之張儀還

走北面再拜拜昭文君張儀行行去昭文君送而資

之至於秦留有間惠王說而相之惠王孝公之子始稱王也說張儀而

相張儀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德猶周千乘也

重過萬乘也張儀令秦惠王師之師昭逢澤之會魏

王嘗為御韓王為右秦會諸侯於逢澤魏王為名號昭文君御韓王為之右也

之淳于髡為齊使於荆還及過於薛子孟嘗君令人禮

貌而親郊送之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為憂

文無以復待矣文孟嘗君名也待見也淳于髡曰敬聞命矣至

於齊畢報反命也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則護以

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

為先王立清廟荆固而攻薛薛清廟必危故口薛不

量其力而荆亦甚固齊王知顏色齊王宣王也威王之子知猶發也

曰嘻先君之廟在馬疾舉兵救之由是薛遂全顛蹙

之請坐拜之謂雖薄則薄矣薄輕少也故吾說者陳其勢

言其方見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之中豈用彊力

彊力則鄙矣說之不聽也任不獨在所說亦在說者

報更

五曰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為力因其來而

與來因其往而與往與猶助也不設形象與生與長而言

之與響與盛與衰以之所歸歸終也力雖多材雖勁勁

也以制其命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加益也際高而望

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惠盎見宋康成公而謂足聲

速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而無為仁義者惠

者宋人惠施族也康王宋昭公曾孫辟公之子名侵

立十一年替號稱王四十五年大為不道故曰宋子齊潘王伐滅之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

於此有道於此勇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

弗中大王獨無意耶不可入不可中如此者王曰喜

此寡人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

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

敢擊大王獨無意耶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

盎曰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

人本無其志也本無有擊刺之志也大王獨無意耶王曰善此

寡人之所願也惠盎曰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

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

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言以仁義之德使民皆欲愛利之也故賢於勇有力

居四累之上大王獨無意耶四累謂卿大夫士及

故曰四累之上喻尊高也臨下以德王曰此寡人之

所欲得欲得人惠盎對曰孔墨是也言當為孔丘墨

欲也故曰是也孔丘墨翟無地為君以德無官為長

當法則之也以道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延

引領也舉踵企望之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

志有孔墨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

遠矣得賢名過於孔宋王無以應應答惠盎趨而出

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宋王俗主

也而心猶可服因矣因猶便也因則貧賤可以勝富貴矣

小弱可以制疆大矣惠盎是矣田贊衣補衣而見荆王田贊

齊人也補衣也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田贊對曰衣

又有惡於此者也荆王曰可得而聞乎對曰甲惡於

此甲鎧也此惡衣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暑

衣無惡乎甲者贊也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

也富貴無敵而好衣民以甲臣弟得也得猶意者為取也

其義耶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頸剗人之腹燻人

之城墮刑人之父子也墮壞也刑殺也其名又甚不榮兵殺

逆名不意者為其實耶者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得

財實也為財利廣出苟謀害人亦必謀害苟財實也為財利廣出苟謀害人亦必謀害苟

人人亦必慮危之其實人一作則甚不安之其為事

不得也二者臣為大王無取焉二者害與危臣為大荆

王無以應說雖本大行田贊可謂能立其方矣方道也

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段于木偃息以安魏田贊辯說以服荆此之偃

息故曰未知管子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

而送之齊其謳歌而引役人皆謳歌而輓管子恐魯

之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為汝唱汝

為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

可謂能因矣因後人用勢欲走而役人得其所欲已

管子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其謳歌而引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為汝唱汝為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謂能因矣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術以道也是用萬乘之國其霸

猶少桓公則難與往也往王也言其難與至於王也

順說

六曰智者之舉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必成猶其人必得也

事則不廣廣博也成亦不可成亦可以其所能託其所

不能若舟之與車舟不能陸車不能浮然更相載也故日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北

方有獸名曰蹶鼠前而兔後趨則跲走則顛常為蛩

蛩距虛取甘草以與之蹶有患害也蛩距虛必負

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託寄也鮑叔管仲召忽

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

吾三人者於齊國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則不

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桓公名小白不若三人佐公子糾

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

今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

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二公子齊僖公之子襄公

也弟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子召忽居公子糾所

公子糾外物外物則固難必物事也糾在外不可謂必得主故曰固難必

雖然管子之慮近之矣慮謀也若是而猶不全也其天

邪人事則盡之矣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

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

為二京古者軍伐克敗於其所獲尸合上葬之甯越以為京觀故孔青欲以齊尸為二京也

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內攻之人審越趙之中年

尸於齊齊人必怨其將使葬送越聞之古善戰者蒞

隨賁服却賁置也服退也却舍延尸軍行三十里

以緩其尸使齊人得收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

之謂內攻之齊人戰敗盡其車甲府庫財所藏也葬

內攻之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言與齊為敵不收

審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

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一作上上

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審越可謂知

用文武矣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

何敵之不服能盡晉文公欲合諸侯咎犯曰不可天

下未知君之義也公曰何若咎犯曰天子避叔帶之

難出居於鄭君奚不納之以定大義且以樹譽樹立

文公曰吾其能乎咎犯曰事若能成繼一作文之業

定武之功闢一作土安疆於此乎在矣事若不成補

周室之闕勤天子之難勤憂成教垂名於此乎在矣

成仁義之教勤天子之君其勿疑文公聽之遂與一作

興草中之戎驪土之翟定天子於成周天子周襄王

帶之難出奔在鄭晉文納之於於是天子賜之南陽

成周故曰定也成周今維陽也於是天子賜之南陽

襄王賜之南陽之地在河之北晉之遂霸諸

南故言南陽今河內陽樊温之屬是也

侯舉事義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謂智矣此外咎犯之
謀也出亡十七年反國四年而霸其聽皆如咎犯者
耶管子鮑叔佐齊桓公舉事舉猶用也齊之東鄙人有常
致苦者管子死豎刁易牙用國之人常致不苦不知
致苦卒為齊國良工澤及子孫知大禮知大禮雖不
知國可也禮國之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故曰不知國可也

不廣

七曰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
伊闕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迴而舜一徙成
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周禮四井為邑戶方二里也四縣為都都方二十二里也

邑有封都有成然則邑小都大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成國成千乘之國也而堯授之

禪位因人之心也授之禪位與之天下也人心也湯武以

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傳曰衆曹所好鮮其不濟湯武是也衆曹所惡鮮其

不敗桀紂是也故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立猶行也

曰因民之欲也秦越遠塗也車行陸而立安

坐而至者因其械也械器也武王使人候殷候視也反

報歧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

良讒邪也慝惡也而皆進用之武王曰尚未也又復

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

謂箕子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

奔朝鮮

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

言百姓畏紂無道刑誅皆閉口無誹

怨之

武王曰嘻遽告太公

遽疾

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

曰戮

戮暴

賢者出走命曰崩

崩壞

百姓不敢誹怨命

曰刑勝

傳曰厲王虐國人語王王使衛巫監謗者得而殺之乃不敢言而道路以目刑辟勝也

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

駕加

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

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

朝早期也與諸侯要期甲子之日也則武王

固知其無與為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武王至

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

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竭至

竭何也言以何日來至殷也

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

矣

報白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

行猶還也不休止降雨天地和同也武王

所以免

武王疾行不輟

輟止

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

之

休息

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

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

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

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

為人之所欲已為人之所惡先陳何益

人謂武王也人之所欲天

必從之順天誅也巳謂紂也人之所惡適令武王不

耕而穫

不耕而穫不戰而克也故孫子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此之謂也武王

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

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

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恠之周公曰吾已知

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為

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

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一本此

動作因日光而治推曆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

之裸國裸入衣出一本作入因也墨子見荆王錦衣

吹笙因也墨子好儉非樂錦與笙非其所欲也孔子道

遵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彌子瑕衛靈公之幸臣也

南子論語云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

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是也此釐夫人未之聞或云為

謚謚法小心長忌曰釐南子淫佚與宋朝通太子蒯

賁於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猪盍歸我艾豨推此

言之不得謚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

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因則成故曰拙因者無敵因民

導以義故無與之國雖大民雖衆何益民雖衆多不

敵者湯武是也貴因

八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為其不可得而

法也胡何先王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人或益之人

或損之胡可得而法雖人弗損益猶若不可得而法

東夏之命古今之法言世作異而典殊東夏東方故

呂氏春秋卷之五

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同一作乎

古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於此其所為欲同其所為

欲異口悖之命不愉若舟車衣冠滋味聲色之不同

人以自是反以相誹天下之學者多辯言利辭倒不

求其實務以相毀以勝為故故事先王之法胡可得

而法雖可得猶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時也

時不與法俱至法雖今而不猶若不可法故擇一作

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為法先王之所以為法者

何也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人也而已亦人也故察已

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

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

不見故審堂下之陰陰日夕也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

變見一作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嘗

一脔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調和荆人欲襲宋

使人先表澶澶一作水暴益暴卒荆人弗知循表

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嚮其先表

之時可導也導涉也嚮其施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荆

人尚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今世之主法先

王之法也有似於此似此表澶水而其時已與先王

之法虧矣虧毀也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此為

治豈不悲哉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

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為殤子

矣嚮曩也未成人夭折曰殤子也故凡舉一作學事必循法以動動作也循

一作循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務猶事也夫

不敢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

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其法皆不同非務相

反也時勢異也故曰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鏤鏤鏤鏤良劍也

也取其能斷無取於名也故曰不期乎鏤鏤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騫

騫千里馬名也王者乘之遊騫因曰驥騫也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

也楚人有涉江者涉渡也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一作

刻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遽疾也疾刻舟識之也舟

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

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為其國與此同為泊也與此契舟求

劍者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為治豈不難哉有過

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

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

哉此任物亦必悖矣任用也荆國之為政有似於此

悖也

察今

呂氏春秋卷第十五

呂氏春秋卷第十六

先識覽第四

觀世 知接 悔過 樂成 察微

去宥 正名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傳曰君子見機

而作不俟終日故必先去也孔子曰賢者避世地從其次避地其次避人其次避言故曰古今一也

於城城不遷城從於民民不潰民從於賢賢父處郊

杖策而去邑乎岐周邦人襁負而隨之故曰民從賢也故賢主得賢者而民得

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豈必足行其地人

說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孝經曰非家至而日見之也

而巳矣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

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

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耻其功臣輕其賢

良棄義聽讒衆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於商知桀之必亡也

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

亡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於酒德

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箕子忠臣而疏遠之妲己為

政賞罰無方道方不用法式殺三不辜剖比干之心折

婦而觀之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周國在豐鎬也晉太

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

圖法歸周屠黍晉出公之太史也出公頃公之孫定

而道死焉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周敬王

考烈王封其弟於河南為桓公威公桓公之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

對曰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

辰之行多以不當曰是何能為不敢直言其亂也但語以日月星辰之行

多不當其宿度也而云是無能為也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

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

害如是是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也居三年

晉果亡屠黍居周三年也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

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

有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

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

無休息切磨倚近也無休息夜淫不足續以晝日康樂歌謠好悲康安也安淫酒

之樂樂極則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風化也臣故

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

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

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蒔田邑而禮之二人賢得

史麟趙駢以為諫臣直二人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

屠黍對曰其尚終君子之身乎其尚也曰臣聞之國之

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極盡國之亡也天遺作

予之亂人與善諛之士諛誦也威公薨殍九月不得葬

周乃分為二下棺置地中謂之殍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重

也周鼎著鬻餐餐有首無身食人未來咽害及其身

以言報更也為不善亦然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

留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白圭齊人齊王欲留之

仕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所學有

五盡何謂五盡曰莫之必則信盡矣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事

必亡中山齊皆當此當此五盡若使中山之王與齊王聞

五盡而更之則必不忘矣更猶也其患不聞雖聞之又

不信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夫五割而與

趙悉起而距軍乎濟上未有益也中山五割地與趙趙卒亡之齊悉起

軍以距燕人於濟上卒破之不能自存故口未有益也

所以亡也保地養民所以存也棄而不修割地與趙棄民於燕不能自衛而衆破亡故曰造其所以亡也

先識

二曰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國猶少千里而有一士比

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

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淮南記曰欲治之君不世出可

也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萬一待不世出何由遇哉故曰治奚由至雖幸而有未必知

也未必知其為賢也不知則與無賢同不知其賢而不用之故不治則與無賢同

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短少長多也故王

者不四霸者不六亡國相望囚主相及言不得士則絕也

無此之患無亡囚之患也此周之所封四百餘建封服國八百

餘今無存者矣雖存皆嘗亡矣賢主知其若此也故

日慎一日以終其世沒世為世譬之若登山登山者處已

高矣左右視尚巍巍焉山在其上賢者之所與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尚盡賢於已故

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

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齊等也等則不能勝惟賢者已故曰無益我者也

必與賢於已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

世治則賢者在上上上位也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

周室既滅天下既廢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疆

者勝弱衆者暴寡以兵相刻刻不得休息而倭進

者進而今之世當之矣今謂衰周無天子故欲求有

道之士則於江海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間之所若

此則幸於得之矣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

王得之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

之與不知也紂不知太公諸衆齊民不待知而

使不待禮而令令亦使也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

其智能可盡也可盡得而用也晏子之晉見反裘負芻息於

塗者以為君子也晏子齊大夫晏平仲也使人問焉曰曷為而

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名為越石父累之然晏子曰譖

遽解左駮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弗辭而入越石父

怒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一作友也今免

子於患吾於子猶未邪也越石父曰吾聞君子屈乎

不已知者而伸乎已知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乃出

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已今也見客之志嬰聞察

實者不留聲

實功實也言欲察人之功實不復留意考其名聲也

觀行者不譏

辭欲觀人之至行

嬰可以辭而無棄乎

辭謝也謝不敏而可以勿

也棄越石父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為客敬

俗人有功則德德則驕今晏子功免人於阨矣而反

屈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令功之道也子列子窮容

貌有饑色

子列子禦冠體道人也著書八篇在莊子前莊子稱之也

容有言之於

鄭子陽者

子陽鄭相也

曰子列禦冠蓋有道之士也

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令官

粟數十秉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

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

今妻子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

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

一作

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

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至已而罪我也有罪且以

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殺子陽

子陽

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子者果誅因受人之養而不死

其難則不義死其難則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列

子除不義去逆也豈不遠哉且方有饑寒之患矣而

猶不苟取先見其化也先見其化而已動遠乎性命

之情也

孔子曰貧觀其所取此之謂也

觀世

三曰人之目以照見之也以瞑則與不見同也其

所以為照所以為瞑異謂見與不見故曰異未嘗照故未

嘗見瞑者目無由接也接見無由接而言見詭詭讀詭

億不詳審也智亦然其所以接智所以接不智同智一也其

所能接所不能接異與謂能智者其所能接遠也智

達於明見未萌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愚者蔽於明禍

近所能接近而告之以遠化奚由相得無由相得說

者雖工不能喻矣雖子貢辯敏無由我人見暴布者

而問之曰何以為之莽莽也為作也莽莽指麻而示

之怒曰孰之壤壤也可以為之莽莽也壤壤猶養治

貌故亡國非無智士也非無賢者也謂雖有賢智之

謀以存將其主無由接故也無由接之患自以為一作

長智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為智悖悖惑悖若此則國

無以存矣主無以安矣智無由接而自知弗智則不

聞亡國不聞危君言人君自知不智則求賢而任之

矣病困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

無載行者無埋謂臣居職有謀計皆當宣之於君無

輸寫所知使君行之有載藏之於心也行謂即世也亦當

無有懷藏埋之地中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言不

桓公曰願仲父之無讓也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

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啟方遠猶疏也無令相近公曰易牙烹其

子以慊寡人快慊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

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子所愛也而忍殺之何能有愛

於公又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官害陰為奄人猶尚可疑耶

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

有於君公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苛鬼病

也病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精神

守鬼物乘以人下人颺鬼物乘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

將以此無不為也為妖公又曰衛公子啟方事寡人

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尚可疑耶管仲對

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

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

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盡之乎誰

仲父言盡可用乎於是皆復召而反之明年公有病常之巫

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

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矯以公令今矯公命為有不通人之命

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

得公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言無從得公曰何故對曰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故無所

得無使飲食也得衛公子啟方以書社四十下衛下降也社

也四十社凡千家以降歸於衛公慨焉歎涕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

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

衣袂而絕乎壽宮蒙冒也袂衣紳也以衣覆面而絕壽宮寢堂也蟲流出於

戶上蓋以楊門之扇楊門門名扇屏也邪臣爭權莫能舉喪事六十日而殯蟲流出

戶不欲人見故掩以楊門之扇也三月不葬此不卒聽管仲之言一作

敗也桓公非輕難而惡管子也易無由接見也無由

接見却其忠言接知也却不用而愛其所尊貴也愛其所尊所貴謂聖

刀易牙常之巫衛公子啟方之屬也

知接

四曰穴深尋則人之臂必不能極矣八尺是何也不

至故也知亦有所不至所不至說者雖辨為道雖精

不能見矣精微也故箕子窮于商為紂所困范蠡流乎江越

王句踐滅吳雪會稽之耻功成而還輕舟浮於江而去也昔秦繆公興師以襲鄭

不鳴鍾鼓蹇叔諫曰不可臣聞之襲國邑以車不過

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軍行二十里一舍皆以其氣之趨與

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滅去之能速趨壯也故進能滅敵去之能疾

也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

也絕過也過諸侯之土地遠行襲國君其重圖之重

繆公不聽也蹇叔送師於門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

而不見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與視申白乙丙也視

也叔子與師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晉若過師必於殺殺

池縣西嶺女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為吾

尸女之易識之繆公聞之使人讓蹇叔曰寡人與師

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師也蹇叔對曰臣不

敢哭師也臣老矣有子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反也非

彼死則臣必死矣是故哭彼謂其子師行過周周今河南

城也公羊傳曰王城王孫滿要門而窺之王孫滿周

也曰嗚呼是師必有疵疵病若無疵吾不復言道矣夫

秦非他周室之建國也周家所過天子之城宜橐甲

兵左右皆下以為天子禮今初服回建左不軾而

初同也兵服上下無別故曰初服回建者兵超

者五百乘力則多矣然而寡禮安得無疵超乘巨

也不下車為天子禮師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奚施

將西市於周道遇秦師曰嘻師所從來者遠矣此必

襲鄭遽使奚施歸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檀稱君

曰寡君固聞大國之將至久矣大國不至寡君與士

卒竊為大國憂日無所與焉惟恐士卒罷弊與糗糧

匱乏何其久也使人臣犒勞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

東邊候晉一作睚之道注亦同侯視也晉國也過是以迷惑陷入

以及大國之地不敢固辭再拜稽首受之三帥乃懼

而謀曰我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以襲人未至而

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盛還師去之當是

時也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襄公文公之子曰

秦師不可不擊也臣請擊之襄公曰先君薨尸在堂

見秦師利而因擊之無乃非為人子之道歟先軫曰

不吊吾喪不憂吾哀是死吾君而弱其孤也若是而

擊可大彊彊而弗擊不可大彊臣請擊之襄公不得已

而許之先軫退秦師於殽而擊之大敗之獲其三帥

以歸繆公聞之素服廟臨也以說於眾曰天不為秦

國使寡人不用蹇叔之諫以至於此患此繆公非欲

敗於殽也智不至也言但慮襲鄭之利不知將有智

不至則不信蹇叔哭其子云晉人過而言不可不信

師之不反也從此生蹇叔言信不可不信也師之不

無反者從蹇叔言信生也故不至之為害大矣師敗師執

悔過也五曰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

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為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

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始首而可以

樂成功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驚誦之曰麇裘而鞞投

之無戾鞞而麇裘投之無郵孔子衣麇裘投棄也郵字與尤同言投棄孔子

無罪尤也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

遺者民莫之舉舉取也大智之用固難踰也踰邁也子產

始治鄭使田有封洫都鄙有服封界洫溝也服法服也君子小人各有制

民相與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衣冠而

子產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與猶助也左傳曰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

謂也此之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殖之

殖長也我有子弟而子產誨之誨教也子產若死其使誰

嗣之嗣續也使鄭簡魯哀當民之誹訛也而因弗遂用

則國必無功矣言二國人民誹訛仲尼子產也時二君因不復用則二國亦無用賢聖之

功子產孔子必無能矣若二人不見用則非徒不能也雖罪施於民可也言非但無所能為也雖此

也言非但無所能為也今世皆稱簡公哀公為賢稱子產孔子為能此二君者達

乎任人也任用也舟車之始見也三世然後安之安習也

夫開善豈易哉開通也故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人主

賢也聽無事謂民謗子產孔子無用之為事也乃賢主所以為事也謗之無治也又賢主能聽之故

日聽無事治也魏攻中山樂羊將樂羊為將以伐中山已得中山

還反報文侯報白也有貴一作賁功之色文侯知之命主

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者操以進之主書舉兩篋以

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者操以進之主書舉兩篋以

進令將軍視之書盡難攻中山之事也難將軍還走

北面再拜曰中山之舉非臣之力君之功也當此時

也論士殆之日幾矣論士議士也中山之不取也奚

宜二篋哉一寸而亡矣中山之不取謂藥羊不敢取

矣何乃文侯賢王也而猶若此又况於中主耶中主

之患不能勿為而不可與莫為大唯賢主能無為耳

故不可與凡舉無易為作之事氣志視聽動作無非

是者人臣且孰敢以非是邪疑為哉皆壹於為則無

敗事矣此湯武之所以大立功於夏商成湯得夏武

立功而句踐之所以能報其讐也越王句踐破吳於

也以百里越王臣事吳王夫魏襄王與群臣飲酒酣

為群臣祝令群臣皆得志魏襄王孟子所見梁

興而對曰群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

得志則不可賢臣得志則忠故曰可也不肖得志則

太甲於桐宮太甲賢又反之賢者之為人臣其君不

也則纂王曰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

之行田也以百畝鄰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

旁而西門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

愚與不忠不可效也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而

言言

問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何不為寡人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為也王曰子誠能為寡人為之寡人盡聽子矣聽從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雖死藉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遂成王曰諾使之為鄴令史起因往為之鄴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時為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之稻梁使民知可與不可則無所用矣賢主忠臣不能導愚教陋則名不冠後實不及也

矣史起非不知化也以忠於主也魏襄王可謂能決善矣誠能決善衆雖誼譁而弗為變功之難立也其必由啣啣邪國之殘亡亦猶此也故啣啣之中不可不味也中主以之啣啣也止善賢主以之啣啣也立功按魏王世家文侯生武侯武侯生惠王惠王生襄王西門豹文侯用為鄴令史起亞之不得為四世之君臣也又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而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何能決善哉此言復謬也

樂成

六曰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有水曰澗無水曰谿若白

聖之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則不然如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見如不可見故智士

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積累其仁心思慮其猶善政以求致治也

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武王幼攝政勤心國家以致太平管叔周公弟也蔡叔周公兄也流言作亂東夷八國附從二叔不聽王命周公居攝三年伐奄八國之中最大著作尚書餘七國小又先服故不載於經也

其始若秋毫喻微也察其秋毫則大物不過矣過失魯國之法魯人為大臣委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

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采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

於行言無所損於德行也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淮南記曰子貢讓而

謂也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

曰魯人必拯溺者矣淮南記曰子路受而勸德此之謂也孔子見之以

細觀化遠也見其始知其終也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

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

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公卑梁大夫也楚僭稱王

守邑大夫皆稱公若周之卑襄公成肅公劉文公也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

反攻之反更也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

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夷平也吳楚以此大

隆隆當格也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公子光夷昧之子也

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潘子臣小

子也

子也

子也

子也

惟子楚二大夫也雞父之戰胡沈陳蔡又反伐郢復
皆佐楚戰故吳獲之夏姓鬻名陳大夫
也郢楚得荆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為雞父之戰凡持
國都也

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
身必窮言楚不知始與終又不孝經曰高而不危所
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

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鄭公
子歸生率師伐宋魯宣三年傳曰鄭公子歸生受命

也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應擊也大棘宋邑今陳羊
斟御明日將戰華元殺羊饗士羊斟不與焉與及明

日戰怒謂華元曰昨日之事子為制昨日之事今日

之事我為制今日之事遂驅入於鄭師宋師敗績華

元虜為鄭夫弩機差以來則不發戰大機也饗士而

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為虜豈不冝哉傳曰羊斟非

後可也古之良將人遺之篳醪輸之於川與士卒從

介其雞介甲也季氏為之金距以利鐵作鍛季

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歸郈氏之宮而益其一一作

之宅平子名意如悼子純之子郈昭伯怒傷之於昭

公郈氏魯孝公子惠伯華之後也以字曰禘於襄公

為因曰郈氏昭謚也傷猶謂也

公為因曰郈氏昭謚也傷猶謂也

之廟也舞者二人而已其飲盡舞於季氏禘大祭也襄公昭公

之父也禮天子八佾諸侯六佾者四十八人於襄公廟二人餘在季氏季氏僭也季氏之舞

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審審詳也乃使郈

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孫氏相

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死亡無日矣遂起甲以往

陷西北隅以入之三家為一郈昭伯不勝而死昭公

懼遂出奔齊卒於乾侯乾侯晉邑魯昭聽傷而不辨其義

辨別義宜懼以魯國不勝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

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

何益於安也以魯國恐不勝一季氏况於三季同患

昭公固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

皆恐魯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為敵也其得至乾侯而

卒猶遠不斃國內乃至乾侯故以為遠也

察微

七曰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謝子關東人也學墨子之

道惠王秦孝公之子駟也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

之親一作視謝子賢於己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

其為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奮彊也少王因

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

行行去也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主

何損所言不善雖不奮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為之

慤而徒以取少主為之悖慤誠也惠王失所以為聽矣

用志若是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謂也此史

定所以得行其邪也史定此史定所以得飾鬼以人

罪殺不辜群臣擾亂國幾大危也人之老也形益衰

衰肌膚消也而智益盛若者見事多所今惠王之老也形

與智皆衰耶皆俱也荆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

威王好制威王楚懷王之父也制術數也有中謝佐制者為昭釐也昭釐

謂威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中謝官名也

王制法也王不說因疏沈尹華中謝細人也細小也

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士不得進令昭釐

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且數怒人主以

為姦人除路姦路以除而惡壅却豈不難哉除猶開通也故

日而惡壅却豈不難也夫激矢則遠激水則旱激主則悖悖則

無君子矣夫不可激者其唯先有度也度法也鄰父有與

人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言梧樹之不善也鄰人

遽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為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此

其險也豈可為之鄰哉此有所宥也宥利也又云為也夫請

以為薪與弗請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善也

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見人

操金攫而奪之吏搏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此真大有所有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晝為昏以白為黑以堯為桀宥之為敗亦大矣亡國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故凡人必別宥然後知別宥別能全一作令其天矣天身也

去宥

八曰名正則治名喪則亂使名喪者淫說也說淫則不可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不可者而可之也非者而不可者也故君子之說也足以言賢者之實不肖者之充而已矣充亦實也足以喻治之所

悖亂之所由起而已矣悖亂明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獲以生而已矣凡亂者刑名不當也人主雖不肖猶

若用賢猶若聽善猶若為可者其患在乎所謂賢從不肖也從使人從不肖自謂賢不為善而從一作雅辟使人從

充而聲實異謂也夫賢不肖善邪辟可悖逆不肖者謂善故曰所謂可從悖逆也可從者乃悖逆之道也是刑名異

充而聲實異謂也夫賢不肖善邪辟可悖逆言亂亡立至僻者善之情也國不亂身不危奚待也無所復待也齊

潛王是以知說士而不知所謂士也潛王齊田常之孫田和立為宣

王潛王宣王之子也言知當敬義故尹文問其故所

士不能知其所以行徒謂之士也故為也而王無以應此公王丹之所以見信而卓齒

之所以見任也任卓齒而信公王丹豈非以自讎邪

公王丹齊臣卓齒楚人亦為潛王讎其斃由在此二人非欲以自斃也然二人卒斃之潛王無道齒殺之

而擢其筋懸之於東尹文見齊王

公孫龍齊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願聞何

謂士王未有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親則孝事

君則忠交友則信居鄉則悌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

齊王曰此真所謂士已矣

尹文曰王得若人肯作

用以為臣乎王曰所願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若人

於廟一作朝中深見侮而不鬪王將以為臣乎王曰

否大夫見侮而不鬪則是辱也辱則寡人弗以為臣

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

行者是未失其所以為士一矣未失其所以為士一

而王以為臣失其所以為士一而王不以為臣則嚮

之所謂士者乃士乎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

將治其國民有非則非之民無非則非之民有罪則

罰之民無罪則罰之而惡民之難治可乎王曰不可

尹文曰竊觀下吏之治齊也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

治信若是則民雖不治寡人弗怨也

未至然乎王言意以為尹文曰言之不敢無說請言其說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

